

# 新闻发言人的语言问题

——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李宇明教授访谈录

□王笑艳 蔡长虹 张 洋

人员:李宇明(李) 蔡长虹(蔡) 王笑艳(王) 张洋(张)

王:李司长,您好。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外交新闻发言人的语言传播形象、机制及策略调查研究”(项目编号:08BXW021),您既是新闻发言人又是语言学家,所以特意来听听您对我国新闻发言人语言的看法。

李:好的,我们今天一起讨论讨论。

蔡:李司长,您作为新闻发言人,如何看待新闻发言人这个工作?

李:新闻发布不是个人行为,政策性很强,因此新闻发言人不仅要展现个人魅力,他还是本部门的形象。社会对每个部门都有一个心理期待,公众就是根据这种心理期待来评价新闻发言人的。比如,公安部的新闻发言人,公众期待有点威严;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,说话要含蓄一点,不卑不亢,不急不慢。我在参加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培训时,听了白岩松的课,问他教育部的新闻发言人应该什么样子,他说应该像老师吧。是的,社会从不把教育部当衙门,把教育官员做教师看,期待教育部的新闻发言人有点“夫子气”,有文化涵养,不事张扬,没官腔官气。不同部门的新闻发言人有不同的特点,这是形成新闻发言人个性的基础。

蔡:您觉得语言在新闻发言人工作中的地位如何?

李:相当重要。新闻发言人这个职业,应当属于语言职业,其职责就是把部门的思想用语言表达给大众。既然是语言职业,首先就有选用什么语言作新闻发布用语的问题,这牵涉到国家语言政策所确定的语言地位问题。外交部用普通话做新闻发布的语言,很合适,因为普通话是我国法定的通用语言。而且用母语发布新闻,有很多优势。使用母语时,主要思考的是内容,而使用其他语言,哪怕是很熟练的语言,都需要考虑语言本身的问题,这就分散注意力,影响新闻发布的质量。

第二,新闻发言人的语言能力非常重

要。语言能力和一般的知识不同,语言不是在知识层面运用的,必须把语言知识变成下意识的时候,才能熟练运用语言。将语言知识变成下意识的东西,需要经过大量的语言实践活动。因此,新闻发言人都有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。现在外交部的几位新闻发言人都挺好的,落落大方,不失大国风度。对新闻发言人的语言的研究,相当不够,应该大量采集新闻发布会的语料,考察新闻发言人语言运用情况,怎么用词,有什么样的风格,遵从了哪些语言使用原则等。有关新闻发言人的教科书,谈论较多的恐怕是语言之外的事情。

王:对,我们掌握的材料中涉及语言的也多是语用策略方面的。

李:语用策略用什么语言形式表达出来?新闻发言人的培训,应该多上些语言课、语言政策课、语言能力课。

王:李老师这样一说,让我们感觉我们做的工作非常重要。

张:在发布会上,新闻发言人代表的立场是政府的,但是有些发言人在回答问题时会说“我认为”、“我的看法是”,这个和他的身份算不算是一种矛盾呢?

李:可能有时候是一种口头禅。实际上他说的话仍然是官方的。他说“我认为”、“我以为”,可能是想缓和一下语气。因为政府的新闻发布会上,新闻发言人没有权力发表个人观点。

张:是不是发言人自己的语言表达习惯?

李:可能是表达习惯,也可能是要降温。这也是种技巧,将来有回旋的余地,自己吃不准的或者是不愿意给政府惹麻烦的,找个退路,到时可以这样说这是我个人观点。

蔡:新闻发言人发布新闻时的最低标准是什么?

李:就是要明白什么该说,什么不该说。现在国家提倡政务公开,的确,政府信息多数甚至绝大多数是可以公开的,是应该公开的,需要保密的是少数。在此情况下,新闻发言人应该按照国家政务公开的

原则,尽量让大众多知晓一些情况,维护大众的知情权。

新闻发言人的工作难度很大,事先并不见得有人告诉你该怎么说,很多事情需要自己去把握,深浅程度需要自己去拿捏,这就需要有高的政策水平。有些部门,比如教育部,工作涉及千家万户,人人都关心,人人有话说,做这些部门的新闻发言人,就更不易。再加上现在有些媒体,不一定忠实传达新闻发言人的意思,断章取义者有之,拿标题吸引人眼球者有之,新闻发言人既需要与媒体做朋友,也需要时时注意保护自己。我接受媒体专访,一般都要求审看一下采访稿。

蔡:有人认为新闻发言人跟记者不可能做朋友,您怎么看?

李:我国的情况跟西方不同,媒体主要还是政府出资办的,涉及重大问题时媒体会注意的。新闻发言人代表的也是政府,政府对政府,因此新闻发言人可以同媒体成朋友。不过我们有我们的国情,比如对新闻发言人的要求一般较严,甚至是苛刻。西方许多国家对新闻发言人可能宽容一点,说话说走嘴了,公民也能容忍。我觉得,我们对新闻发言人也宽容一点。都是人嘛,吃五谷杂粮,说话难免有走嘴的时候,常在河边走,哪能不湿鞋?特别是即兴答记者问,不可能说得那么全面。有时想把话说得生动点,打个比方什么的。而比喻总有蹩脚之处。

张:李老师,说到了比喻,您认为新闻发言人应该怎样使用比喻,是用得多好还是少好,它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?

李:语言表达很难定什么该用什么不该用、用多好还是用少好。需用则用,不用则不用,用得合适、用得得体就好。需要注意的是,不同的民族,其比喻有不同的文化性。在西方把谁比作狗,那是褒义的,在中国是贬义。使用比喻要看对象、看场合,要慎重。新闻发言人最好多陈述,先把事说准确,然后再考虑把话说生动。

发布新闻只是新闻发言人工作的一

部分,场面下还要和媒体打交道,“工夫在诗外”。新闻发言人必须了解媒体,看懂媒体,把关系搞好,这样才能完成使命。“诗外”功夫做到家了,新闻发布会上有点儿闪失,媒体也会“笔下留情”。新闻发言人和媒体不应该是猫和老鼠的关系。新闻发言人掌握着新闻资源,是制造新闻的人。媒体需要找新闻点,媒体也愿意跟新闻发言人打交道。大家都是做新闻的,只是媒体代表社会讲话,新闻发言人代表部门讲话。处理得好,新闻发言人同媒体可以成为朋友,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新闻生态中。

王:李司长,您能不能从语体方面谈一下新闻发言人的语言?

李:新闻发言人的语言代表着一种正在发展的语体,是新闻语体与行政语体相结合的新语体。语言的发展,除了词汇、语法、语音、文字的发展之外,还表现在语体的发展上。新闻语体是本世纪发展最快的语体,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——“语体族”:平面媒体和有声媒体不一样;播音员和主持人的语体不一样;网络产生之后,博客和BBS已经形成两种新语体;手机媒体也可能发展出来新语体。

我过去曾经说过,传媒有两大责任。一个责任,为社会提供语言样板。为什么希望大众传媒的语言要严肃,要是精品?因为传媒语言是社会榜样。第二个责任,大众传媒在创造新的语体,在创造语言的新规范。新闻语言在不断地丰富着我们的语言生活,在创造着新的话语形式和新的语体风格,体现着民族的语言智慧。就这个意义讲,应该让大众传媒去做“语言实验”,对它的语言使用既要提要求,又要宽容。

我是个“规律主义者”。我相信事物都是有规律的,包括人类社会,包括语言发展。会出现一些不合规律的东西,但是最终规律会起作用,不合规律的东西最终会被淘汰。语言也是这样,不合语言习惯的东西,可能会时时冒出来,但最终会被规范。不要低估汉语的生命力,历史上汉语经过五胡之乱,经过元代及后来的满清统治,经过日本铁蹄的蹂躏,还经过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摧残,但是汉语今天仍然活得很好,它有顽强的生命力。

新闻发言人制度,提供了新闻发言人的语言发展为一种新语体的基础。新闻发言人的语体形成,一靠实践,二靠研究。新闻发言人事关政府和人民的关系,事关国家形象,应该把新闻发言人语言这一学科建起来。

王:谢谢李老师。您能不能再谈一下发言人用的口语和书面语这方面的问题?有时候我们会感觉他们用的书面语词特别多,是背公文的原因吗?

李:从总体风格来看,新闻发言人基本上属于书面语风格。书面语和口语的分化导因于文字的产生,但是从风格学的角度考察,不是写出来的就是书面语、口头表达的就是口语。新闻发言还是书卷气的东西多,常常有文字材料作依托,但也融进不少口语化的成素。新闻发言人在随机答问时,也还是带有较多的书卷气。他在发布新闻时,把准备好的书面材料口语化一点,在即兴回答时把口语化的东西又往书面语这边拉一拉,这样才符合他的身份。

王:随着社会的发展,政府的透明度越来越高,新闻发言人语言书面的东西会不会减少一些,口语方面的会不会越来越多呢?

李:它必然要处于口语和书面语之间,而且偏向于书面语这边。

王:如果过于口语,也就不太符合这个气氛、场合。

李:那就成了聊天了。他所发布的内容、他的身份和讲话的场合决定了必然这样。这是由影响语体构成的条件决定的。一个语体受哪些条件制约?这个问题学界研究得很不够。当今的语体,都是多种要素交合的产物,一些新语体,常常带有别的语体的一些特点,所以在划类上看你怎么分方便。比如新闻发言人语体,带有新闻语体的特点,也带有行政语体的特点,把它分在哪个语体家族里,其特点是不变的。有时候分类就像柜台里的商品,把它放在营养类商品里面还是放在药品里面,就看怎么出售方便。语体的分类有时也就是个“摆商品”的问题。

王:听李老师谈了这么多,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。李老师,您觉得在目前我国新闻发言人语言中,有哪些不太好的现象?

李: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照本宣科。背文稿、念文稿的情况比较多。当然,书面语有文风问题,也有语言能力问题,比如说是不是八股调。现在文风最大的问题就是八股,如新闻、讲话等。

王:还有很多论文也是这样。

李:有些领导也是这样,念的基本上不是自己写的,成了秘书的新闻发言人了。发言的时候,念着念着就说“哦,这一点我不同意,怎么能这样写呢”。要知道,文风的活泼代表思想的活跃,代表社会的

和谐,代表创造力。

蔡:他们照本宣科,同职务有没有联系?在他们那个级别,可能没有更多的权力去说。

李:新闻发布会不是一般的聊天,说出去的话就代表一种政策,代表政府的一种声音,这个责任必须得用正式的语气。我们知道,语言风格从庄重的角度看,可以有H(high)和L(low)之分。最H的是宗教活动,用古语作为宗教语言,如希伯来语、拉丁语、梵语等。宗教活动是最庄重的场合,用你听不懂的语言来说。政府的重要活动,要用程式化的话语方式,用庄重的书面语,如政府间的祝贺电报、唁电等。口语活泼,但庄重性低,属于L,老太太聊家常是最L的。新闻发言人念稿,有时也是表示庄重,脱稿有时就显得不那么严肃。

蔡:新闻发言人回答记者挑衅性的问题时或反驳时,该怎么把握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?

李:还是要坚持礼貌原则,“有理不在声高”。即使在记者挑衅的时候,也要不失风度,不能学老太太骂街。新闻发言人不管什么场合,遇到什么情况,都要坚持礼貌原则,坚持合作原则。适用于新闻发言人的礼貌原则和合作原则,其具体表现应作仔细研究。比如,怎么打招呼,怎样评定新闻发布的信息量和信息的真实性,甚至故意破坏合作原则说“无可奉告”等。

王:有时候新闻发言人会说一些外交辞令、套话,您怎么看?

李:用得得体就好。如果没有外交辞令,什么国家机密都告诉人了,那还怎么得了。外交辞令很多时候是一种礼貌。“这个事情我不清楚,回去调查一下,了解情况后告诉你”,“这个事情我还没有听说”,“这个事情具体的情况……”不想说真情有很多话语方式,这是新闻发言人最需掌握的本事。任何一个新闻发言人,不可能没有外交辞令。即使不是外交部的发言人,也需要有外交辞令。今天你们给我出了个难题,我对新闻发言人的语言没什么研究,姑妄言之,你们姑妄听之。

王:李老师讲得深入浅出,而且非常生动,我们的收获都很大。非常感谢!

(王笑艳为中国传媒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生;蔡长虹为商务印书馆编辑;张洋为渤海大学中文系助教,中国传媒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生)

编校:董方晓